



清和元头脑

## 四代同堂喝头脑

刘 宇

明末清初，著名学者、医学家傅山为调理母亲虚弱的身体，精心配制了“八珍汤”，这就是“头脑”的前身。后来，傅山将这道药膳配方传授给朵氏，并提笔写下“清和元”三字作为店名。

我们一家四代五口人微微亮时来到了清和元，这里的经理热情地和祖父打着招呼：“老爷子，您来啦！老位置给您留着呢！”一股混合着黄酒、羊肉、黄芪与良姜的温暖的馥郁香气，立刻将我们包裹。这香味，就是“头脑”的灵魂，是太原人冬日清晨最熟悉的味道。店堂里人声鼎沸，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主顾，也有像我们这样携家带口的。大家呼噜呼噜地吃着，聊着家常，呵出的白气与碗里冒出的热气交融在一起。祖父不用看菜单，便熟稔地吩咐：“四碗双碗，一壶烫得热热的黄酒，一碟腌韭菜，一笼羊肉烧卖。”第一次来喝头脑的小禾扒着桌沿，好奇地瞅着邻桌蓝边海碗里那乳白色的糊羹，吸着小鼻子问：“太爷爷，这个白乎乎，闻着有点药味的东西，为啥叫‘头脑’呀？它长得一点也不像脑袋瓜。”

祖父呵呵地笑了，用他那布满老年斑却宽厚温暖的手掌，轻轻抚摸着重孙女的小脑袋：“这叫‘头脑’，是因为吃了它能让人长精神、添元气。”

服务员端上四个沉甸甸的海碗，乳白色的糊羹里，浮着三块炖得烂烂的羊肉、还有莲藕和长山药。旁边配着一小碟切得极细的腌韭菜，碧绿生青，看着就惹人喜爱。还有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黄酒，酒香清冽。祖父先不忙着动筷，他端起酒杯，浅浅地呷了一口，然后看着我们，目光变得深沉了些：“傅山先生不光是孝子，还是有大骨气的人。明朝亡了，他宁可隐居行医，也不做清朝的官。这‘头脑’，当初又叫‘八珍汤’，后来改名，有人说，里头或许也暗含着让同胞们吃了之后，身子暖，头脑清，不忘根本的意思。”

我听着祖父的话，看着眼前这碗看似寻常的糊羹，心里忽然觉得沉甸甸的。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小吃，它承载着近400年的时光，里面有孝道，有医术，有气节，有一种文化的根脉。这传承，无声无息，却如这碗羹的温度，绵长而深厚。

母亲开始细心地帮小禾把碗里的“头脑”搅凉，又夹起一块羊肉，仔细吹了又吹，才送到她嘴边。父亲则给祖父的碟子里添上碧绿的腌韭菜，轻声说：“爸，您趁热吃。”小禾学着太爷爷的样子，用小勺子舀起一勺，鼓起腮帮子认真地吹气，那稚嫩又专注的神情，引得祖父脸上漾开慈祥的笑容。他拿过我们每个人的小碟，都拨了些腌韭菜进去，说：“这腌韭菜是药引子，一定要拌进去吃，既解腻，又提鲜，能让滋补的效果更好。”白色的糊羹拌上翠绿的韭菜，顿时生动了起来。

小禾吃得鼻尖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小嘴周围也沾了一圈白糊糊。她抬起头，乌溜溜的眼睛望着祖父，天真地问：“太爷爷，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来这里吃‘头脑’吗？”

祖父的眼神恍惚了一下，仿佛透过那层水汽，看到了很久以前。“来啊，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悠远，像从岁月深处传来，“那会儿，是我的爷爷，牵着我的手来的……”

一碗“头脑”下肚，配上温润的黄酒和鲜美的烧卖，浑身都暖洋洋的，额角也微微见了汗。外面的寒气似乎已被彻底隔绝。小禾吃饱了，开始摆弄桌上的筷套，笨拙地把它折成一只小船。祖父慈爱地看着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图个啥呢？不就是冬日清晨，一家人能齐齐整整、热热闹乎地坐在一起，吃碗安生饭嘛。”母亲轻声接了句：“等小禾妈妈回来，咱们找个周末再补一次。”祖父点点头：“是该这样。”

走出清和元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。我走在祖父、父亲、母亲和小禾的身后，拍下一张温暖的照片，发给了在北京的爱人，附言道：“立冬安康，全家都念着你。”

“小禾妈妈回来后，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再来一次。”在路口等绿灯时，祖父回过头，对我们所有人，又像是对自己说。小禾紧紧抓着他的手，用力地点着头。

我知道，这不只是家人一起吃早餐的简单约定。它更是一种承诺，是对一种味道、一种情感、一种生活方式的接力。就像清和元门匾上那三个被岁月磨洗却依然清晰的鎏金大字，就像这碗头脑的配方，历经十几代人的坚守而风味如一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# 遇见慕白

刘小云

前些日子，我与山西杏花诗社的几位诗友，应邀前往市郊刘家堡的慕白工作室小聚。

慕白是诗友朱建华的笔名，取自母亲姓氏“白”，她还自取字“韵之”，号怡韵轩主人。身为山西杏花诗社副社长、省政府文史馆员的她，爱好广泛且造诣深厚：诗词创作以填词为主，古琴偏爱弹奏《流水》《春江花月夜》等经典曲目，书法尤擅大篆与隶书，篆刻则精于古玺与汉印风格。

我唯有在诗词创作上能与她略作交流，更多时候，是专程到她的工作室开开眼界，或是在漫浸着古韵的场合，聆听她自弹自唱。记得有一次讲座中，她结合自己的诗词歌赋创作，展示了多幅手写长卷，还吟唱了李清照的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、柳宗元的《渔翁调》等作品。大家看得尽兴、听得入迷，仿佛置身于濂远疏淡的意境之中，真不舍得让她停下。那天我特意发了朋友圈感慨：“没来的人可要后悔啦！”

慕白曾举办过多次画展，我几乎每次都会到场。她总客气地说“又麻烦你了”，我则真心回应：“到你这里，是来净化心灵的。”有一次画展上，她展出了50幅作品，分为多个系列——《问禅》6幅、楚辞《香草》10幅、琴乐小作十余幅、写生画作10余幅。我虽是艺术门外汉，却总能被作品触动：画面虽静谧，我的心却似有回响。她用诗心与画笔构筑的世界，不仅有线条的勾勒、墨色的浓淡，更有一种灵动之气扑面而来。我望着她，再看看画，满心想问她灵感源自何处，却又怕显露自己的外行，终究没好意思开口。

我已记不清她上一个工作室的具体位置，只记得那里的环境格外舒心，让人来了还想再来。当时她的工作台上，摆放着64枚篆刻作品、两片手工唐瓦和几本线装书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“晋石易悦”组印，一排排陈列着，气势十足，我不禁脱口赞叹：“真像兵马俑！”这组印作着实奇妙：“晋石”便是山西的石头，她从山里捡回数十块石料，切割成鸡蛋大小，再用砂纸打磨出平面，便是篆刻的坯料；“易悦”则是她在钻研《周易》卦象中升华灵魂，每刻好一方、蘸泥盖印时，都满心愉悦，全部完成后还顺口吟出了抒怀诗句。从工作室出来后，我特意写了一篇文章《“晋石易悦”何其妙》，记录这份震撼。

如今，我要探访她的最新工作室了。为何将新工作室选在市郊刘家堡？我忍不住向她发问，她只笑说：“你来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车驶入刘家堡，我瞬间便懂了——这里不仅是明代大学士王琼的家族宅院遗址，还是非遗文化街区，街巷两侧的建筑皆是精致的明清传统风格，满是浓厚的文化底蕴。看到慕白工作室的门脸时，我随口问她是否有存有与室内风格契合的外景照，她当即发来一张，照片里大红灯笼高高悬挂，一条街巷都透着过年般的喜庆，每个院落、每处建筑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寓意，氛围感十足。

工作室是一间100平方米的大房间，被她布置得静雅致，墨香四溢。陈设以“琴、棋、书、画、篆刻、印、茶”为脉络，环顾四周，仿佛置身于一曲精致的东方雅韵之中，美不胜收。诗友姐妹们走进这方艺术天地，纷纷举起手机，拍摄慕白的艺术品，也定格自己沉浸其中的优雅姿态。我则在各类书画篆刻作品前驻足流连：那把折扇上写着老子的“居善地，心善渊”；书签上是“天道酬勤，以声比心”；对联“水清石出鱼无数，竹密花深鸟自鸣”意境悠远；金丝楠木摆件上刻着“有心之器，酌于新声”；瓷器上的书画则是古琴减字谱《平沙落雁》《酒狂》……那些隽秀的篆书，若不是慕白逐字逐句念给我们听，我还真难以辨识，不由得感叹：艺术赏析果然是分层次的。

窗边摆放着一架古琴，那是她工作间隙的休憩之所，自弹自唱时，便是她最悠闲享受的瞬间。诗友张柳随性坐下，指尖轻触琴弦、目光专注，绝非摆拍——她与慕白既是诗友，亦是琴友。

同行者皆是杏花诗社的姐妹，唯有一位男士，便是山西诗词学会老会长、书法家时新老师。他此番是有备而来，头天晚上特意翻阅了王琼的相关资料，诗作《黄河秋月》及一副楹联，到了工作室便挥毫泼墨。他的书法与慕白的诗书画印相映成辉，引得大家纷纷围拢喝彩。有人提议：“时老师，能为我写一幅吗？”时老师欣然应允，慕白连忙递上纸笔。同行12人，人人都得到了一幅专属墨宝，内容皆是女诗人们自己的作品，大家视若珍宝，越看越喜爱。

这时我突然想起，2014年秋天——也就是11年前，山西诗词学会与山西书法家协会曾共同主办“砚边七友诗书画印雅集”作品展，“七友”皆是省内外颇具影响力诗书画家，分别是袁旭林、郭齐文、殷宪、李慧英、田树苌、时新与慕白，其中时新与慕白是最年轻的两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时常在各类书画展中见到二人的身影，而我始终以仰慕者的身份前往观展，乐此不疲。

那天在慕白工作室，大家忙着拍照留念，竟忽略了不少细细品鉴艺术的机会。慕白笑着对我说：“明年开春，还邀请姐妹们来，咱们玩‘我诗我书’，好好尽兴一番！”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# 爸爸从不说爱我

孙达佳



我的爸爸，有点呆，还有点萌，于是世界上有了“呆萌”这个词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从高高的云上选择了我的爸爸妈妈。我不仅选择了他们，我还看上了爸爸帅气的脸庞，浓眉小眼，皮肤白皙，一头卷发。于是，世界上有了另一个和爸爸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庞。于是乎，我也拥有了奇怪的名字：“大蝌蚪眼眼”，以此证明——我有一双远远大过爸爸的眼睛。妈妈呢，闲来无事总是瞅着我，想从我眼睛上看到她双眼皮的痕迹，这有条线？哦，不是。她只好每每作罢。

长这么大，爸爸好像从不说爱我。但他从小用两只大手拥我入怀，有时拿“落地醒”的我没招，硬是“飞机抱”我一夜夜，只为让剖腹产睡眠不足的妈妈多休息一会儿。就这样，他满头大汗地在地上踱步到天亮，也执拗地不和妈妈交接带我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但他再忙再累，都要每周抽出一天陪我出外玩耍，还给我买了游乐场的年卡。不仅如此，还给身边的家人都买了年卡，仅仅是为了家人多相聚，尽可能多地陪伴我成长，用爱将我暖暖包围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但他出差时间再紧，都会给我带回一个小玩意儿或是零食。那天妈妈问我，这个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吗？我坚定地回答：有啊。是啊，我的爸爸，就是我的守护神。不擅长制造仪式感的他，却总是在不经意间，带给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和惊喜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他回到家，总是先让家人吃饭，让我挑爱吃的，然后自己打扫“残局”。这遗传了我的爷爷，是难能可贵的品德。那些没有皮的鸡翅、丢了肚子的鱼、剥成渣渣的蛋糕、不忍直视的饭菜，等等，都是爸爸的盘中餐，他却甘之如饴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那些高难度的跳高练习、单杠、双杠，爸爸都托着我的小屁股，一遍遍碎碎念地鼓励我前进。我从爸爸这里，渐渐知道勇敢的含义。最近我在幼儿园的体育课上表现也越来越好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嘴上说让我肆无忌惮地玩，其实热衷于给我买书。幼儿园老师让读的绘本，总是第一时间打印回来，支持我阅读打卡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他很少放声大笑，总是微微一笑，很倾城。这么搭配似乎不对。很狡黠？不对。还是用：很温暖吧。

爸爸从不说爱我。但值得写一篇小文，谨记我们在一起的岁岁年年。我也将此作为爸爸40岁生日礼物。

## 天怡山之美

刘振武

尖草坪区的天怡山是美的。单是“天怡”二字，便如半阙未竟的诗——藏着“天意怜幽草”的温婉，裹着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旷达，让人遐想这方水土定是诗意与远方的注脚，令着令人心驰的幽静与别样风情。

天怡山的美，美在“天”成。它镶嵌在城市与乡村优美的天然厚之地，名字虽带“山”，实则是被远山温柔环抱的田园秘境。依偎吕梁山余脉，毗邻开阔坦荡丘陵，独特地理格局造就了宜人气候与肥沃土壤。雄伟的现代风格牌楼如点睛之笔，流露出古典与现代的契合之美。站在观景台远眺，冬日青山褪去葱茏，轮廓愈发清晰，在澄澈天光下宛如水墨长卷；近处田垄覆着薄霜，虽无盛夏繁茂，却透着静谧安然，偶有耐寒的作物点缀其间，为冬日增添几分生机。错落林带与瓦屋窑洞相映成趣，偶有鸡鸣犬吠从林间传来，更添田园野趣。这般依山傍水的选址，既远离城市喧嚣，又保留交通便捷，让来客在寒冬中也能轻松步入田园诗境。

天怡山的美，浸润着红色文化的高贵。进入大门，红色文化长廊静立在绿树浓荫间，展板上的老图片与翔实文字，诉说着百年风雨中的峥嵘岁月。驻足其间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，那些为理想信念奋斗的身影与故事，让来客在观光之余接受精神洗礼，让天怡山的美不止于眼前风光，更在于灵魂的丰盈。

会谈最终圆满成功。从那以后，林诚每次路过博物馆，总会伫立许久，仰望那座高大的建筑，静静聆听风铎送

出的阵阵清音——那声音里，藏着他的成长，也藏着一份笃定前行的力量。

天怡山的美，美在“醉”人。它的前身是承载记忆的太原果树场，这片农耕沃土即便在寒冬也藏着生机。最令人称奇的是珍贵的金花葵，虽已过花期，却被匠心打造成花茶、佳酿等系列特色产品，每一口都藏着自然馈赠与时光沉淀。金花葵全身是宝，兼具经济与实用价值，成为赋能健康生活的特色产业，为冬日增添了别样滋味。

天怡山的美，美在“沁”人包容。孩童可在养殖园与小动物亲密互动，在手工坊发挥创意；年轻人能在射箭场挥洒激情、在温室花海里定格浪漫；长辈们可在林间步道漫步，呼吸清新空气，在农耕园追忆往昔岁月。



慕白作